

■ 国际区域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刘雪莲 徐立恒

[摘要]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 全球化;地缘政治;大空间观念;区域安全;综合安全;相互依赖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1.02.008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2-0068-(7)

[收稿日期] 2010-10-27

[基金项目] 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吉林大学基础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09JQ010)

[作者简介] 刘雪莲(1965-),女,吉林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立恒(1983-),男,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8级国际政治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原子撞球式的牛顿主义世界”。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和核威慑的缘故,爆发大规模的全球性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大大削减,人类社会原本封闭的空间壁垒也日益薄弱。国家的安全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地的空间范围。在全球化所带来的全面冲击之下,传统地缘政治以空间谋安全的观念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安全观念来看待地缘政治问题。

一、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主要特征

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国家行为和自然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既关注实在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把行为体对于这个客观空间的主观价值分析列入研究之中。

1. 以空间为基础的安全观

对于安全的定义,在该学科内一直未形成明确的共识。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把安全定义为一种价值,是“已经获得的价值没有受到威胁的状况”,^[1]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则认为安全是“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是“现实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2]笔者认为,安全是一种状态,身处该状态之下的国家客观上免于受到外来侵犯和威胁,并在主观上不存在对

于安全的恐惧。

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中,并未明确的提出本学科安全观的具体轮廓,但实际上地缘政治学对于安全的关注体现在每一位学者的思想之中。马汉(Alfred Mahan)在分析海权对英国的重要意义时就指出:“控制海洋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成败,更关系着大英帝国的生存、发展。英国绝不可能将海洋霸权拱手让人,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不可避免。”^[3]而在麦金德(Mackinder)于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通篇充满了对于英国可能遭受陆上强国进攻的恐惧和忧虑。在麦金德看来:“海洋给航行带来的机动性曾是几个世纪以来海上人的法宝,而现在受到由于铁路的发展带来了陆上机动性的挑战,由于和中心大陆的邻接,当枢纽国组织起来以后,就要觊觎边缘地带并向这里进行扩张。假若这种设想一旦发生,那么海上国家就很可能从立足不稳的边缘地带被赶走,‘世界帝国将会出现’。”^{[4](19)}二战时期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领军人物豪斯浩弗(K. Haushofer)在其生存空间理论中也提出:“生存空间学说研究的是国家取得成功的地理意义。拥有庞大空间是一个强国自由与安全的关键。”^{[5](46)}经典地缘政治学者们拥有一套独特的安全观念,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切。这种安全观的内在含义是:一个国家若想谋求真正的安全,不仅要确保本国的领土空间不受侵犯,更重要的是保有对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空间的控制权。相对于“均势安全”、“集体安全”等空泛的安全观念,经典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更加有的放矢。它所追求的安全极为纯粹,即便不能保证对于重要地缘空间的绝对控制力,也必须能够确保其地缘政治对手同样不能在这些地区享有战略优势。简而言之,空间的安全是地缘政治安全观的最终目标,而其他的安全观念则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

由于传统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地理空间和国家行为的关系,所追求的地缘政治安全更集中体现在国家的“领土安全”上,表现为对地缘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建立缓冲地带以保障国家安全的行为。

受到这种安全观的影响,经典地缘政治学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安全利益认知。“在地缘政治思维中,始终以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利益为标准来区分敌友。对国家安全有利或有促进作用,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朋友;对国家安全不利或构成威胁,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敌人。这里不变的是安全利益,可变的是敌友关系。”^[6]在地缘政治中,行为体对于涉及自身生存地理空间报以高度的关切,凡是对手涉及到该区域的任何行为都将引发其激烈的回应。在经典地缘政治学的思维方式中,判断敌我的标准十分具体,针对其所关注的地理空间的任何行为都会被其视为安全威胁而迅速的安全化。这种对于空间安全的极端政治敏感,也使得空间的争夺日益激烈。

在这种安全逻辑之下,经典地缘政治学陷入了冲突主导的思维模式之中。因为空间的唯一性,国家之间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这种地缘政治安全观从属于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即追求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在涉及到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时候,权力政治的价值判断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杰弗里·帕克认为:“地缘政治学的概念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国家范式在政治地理学领域成熟和普及的标志。”^{[5](13-28)}所以,经典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严格上来说也必然从属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安全观念,其运作原理处处显示出权力政治的痕迹。

2 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现实主义内核

地缘政治学说和现实主义理论一样,认为国家处于无政府的自助体系之中,“现实主义视角的地缘政治学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价值预设之上。地缘政治学诞生的特征在价值取向上就是弱肉强食的斗争和权力界定利益的传统;而在方法论上,突出了国家诞生的时代国家间政治最终脱离了中世纪的伦理、宗教和法律的束缚,而演变成了一个依靠地理上的合法性的追求权力增长的现实主义范式。”^[7]因此,在权力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同样相信国家身处一个冲突的国际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安全观的特殊关注和空间本身“唯一不可复制”的特性,使空间也变成了一种

“稀缺的资源”。“由于国际政治系统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缺乏公正分配国家利益的公共权力和机制,行为体主要依靠自身努力通过追逐权力来实现自我利益,因而竞争成为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中心内容,致使竞争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本质”。^[8]就像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实现安全的途径是争夺并享有权力一样,对于空间的争夺成了地缘政治安全观的基本前提。

地缘政治安全的实现方式也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由于行为体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标,这种对权力的过分关注导致冲突难以避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现实主义者提出了权力均势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是地缘政治安全观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之一。譬如,为了应对俄国势力在亚洲的扩展,马汉提出“要全面遏制俄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较为可取的出路是建立一种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平衡。”^{[5] (152)} 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是权力政治的坚定拥护者,他提出“对于世界和平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某种世界联盟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也不在于仅能促使抵消大陆联盟的英美海上优势。恰恰相反,它在于欧洲时代之后世界主要实力中心之间的一种均衡”。^{[4] (121)} 显而易见,在经典现实主义的学者们看来,绝对的空间安全是难以实现的,必须通过一种有效的均势手段即特定空间内的权力均衡来调节。

综上,经典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念可以理解为在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架构之下,对于国家地理空间的安全高度关注的安全观。由于国际政治的空间特质难以超越,所以该安全观依旧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虽然在现时代这种充满着权力政治逻辑的安全观,已经不足以充分解释和指导国家的行为,但是当代国家的行为依旧难以摆脱现实主义的框架,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对抗和冲突随处可见。

二、全球化对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也使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和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类社会形成了一个深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正在逐渐地重塑着传统的国家关系理论。受此趋势的影响,地缘政治学本身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也必然发生变化。

1 “空间”含义的变化

在经典地缘政治安全观中,空间意味着“资源”、“人口”等国家权力的来源,同时也意味着“缓冲地带”、“势力范围”般的安全屏障。但是,在现阶段,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交往的逐渐加深,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给传统地缘政治的“空间”内涵带来了挑战。

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观是一种“空间安全观”。“空间这个词是指由自身社会政治特点所决定的地理范围。”^{[9] (186)} 全球化时代,空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本身既指涉了人类所感知的恒定的自然范畴,同时包含了人类在特定的认知条件下对其拥有的主观价值判断。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昔日的关于空间的认知及使用能力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提出:“弹道导弹的出现使苏联向西欧发射导弹只需6至7分钟的飞行时间,向美国加利福尼亚或德克萨斯州发射导弹只需30至35分钟的飞行时间,两者之间已不存在重大的差距。”^[10] 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缘政治学所定义的空间骤然缩小,许多曾经难以忽视的距离和地理障碍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正在对曾经铜墙铁壁般的国家地理疆界进行渗透。

2 “安全”内涵的嬗变

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时空背景下,安全所代表的含义往往指涉的是国家的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范畴。冷战之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两极格局的瓦解,使世界爆发全面军事对抗的机率有所降低,人类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程度有所减少。但诸如民族宗教冲突、武器扩散、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金融动荡、

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疫病流行、网络攻击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的跨国传播的特性,导致一国的地缘政治边界难以对其产生有效的控制,以致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各国的边界形成渗透,并不断向外扩散。这些安全问题,都是原有的安全对策所难以企及的。

此外,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的主体——国家,也由于新出现的安全问题面临着挑战。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尊重国家主权和边界,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却必须以尊重国家主权和边界为前提。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具有跨国界的特点,所以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念中所研究的“国家的安全”已经不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安全的主体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其范畴扩展到了地区乃至全球。

三、新地缘政治安全观的拓展

基于全球化的发展对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念所带来的挑战,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念正在形成。新地缘政治安全观继承了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空间仍旧是安全关切的物质基础,任何实现安全的途径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地理空间的背景。二是首要的安全主体仍旧是主权国家。虽然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对国家的边界形成渗透,“后领土时代”似乎已经拉开了帷幕,但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出发,国家仍旧是国家社会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我们在理解新的地缘安全观的时候,既要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限定,同时也必须关注到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但同时,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在空间和内涵两个方面都有扩展和延伸。

1. 新地缘安全观的核心是对区域安全的关注

“9·11”事件的爆发充分表明,一个国家即便控制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棋盘,也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更无法确保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稳居政治优势。此种局面的产生,意味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棋盘中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亦即地缘空间交互交叠和界限模糊的格局。”^[11]新时代的地缘政治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世界范围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使得在地缘上相互接近的国家的互动日益频繁,形成了许多共同的安全利益,从而出现了以地区为单位的国家之间复杂的安全相互依赖关系。原本由“扩张的和收缩的空间集团”所组成的冲突性的国际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国家在追逐其自身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他者的安全利益诉求。地缘政治的过程不再是一方所得即一方所失的零和博弈模式,即使国家通过传统的方式获得了空间的控制权也难以实现国家真正的安全。国家对于空间安全的追求应当在理性的观念指导之下实施。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中狭义的“空间安全”已经难以满足当今世界的现实,一个新的大空间的观念必须树立起来。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9] (164)}原有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则将空间视为国家获得权力和安全的重要途径,而今受到国家之间日益深度的相互依赖和各种跨边界的安全问题的影响,现在的空间则代表了一种共生的系统结构。一种大空间的思维意识正在深入到地缘政治学者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12]此种情况下,区域作为国际政治中一种新生的态势,越发重要起来。

“仅就在安全政治范畴而言,对国家间关系影响最深的安全外部性便是首先发生并且主要集中在周边区域内。”^[13]如同现实主义的安全观从权力的角度考察安全的变化,自由主义则主要从制度建设的方式来追求安全一样。地缘政治学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思考安全问题。换言之,地理空间规定了国家做出安全考量的思维起点。每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结构之中,这是国家难以超越的地缘政治现实,由于自然地理本身恒定的特性,在考虑自身安全问题时,国家必须首先考虑到地理环境所赋予其的先天条件,如地缘位置、自然资源、邻国数量等等,任何国家都是处于特

定的自然地理区域之中,这是国家无法超越的地缘现实。地理上的临近为国家间的互动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也增加了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可能的安全威胁。国家的安全被嵌入到了地区安全结构中,在区域构成的复合安全关系网络中,国家安全的程度受到整个地区安全态势的影响而产生了变化。^[14]

2 新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是一种综合的安全

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观,主要是追求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空间的控制能力,在那个时代,其含义往往是通过外交和军事的途径来获得安全,这种安全实际上就是军事安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治边界和各种行为体的观念以及它们通过全球空间的互动,大规模的跨界旅游、运输、通讯和移民等现象的出现使得时间和空间距离大大地变少变短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加强,特别是资源、粮食、人口和生存环境等涉及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存在,加深了国家间的依存性,这些变化使主权国家都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

在现阶段,从空间意义来讲,陆地、海洋、空中以及网络(虚拟空间)的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安全系统,任何一种地缘的控制权力在目前都不可能单独发挥其作用。从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来看,现在我们所讲的空间安全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安全因素,单纯的军事安全不再等同于国家真正的安全,对于地缘政治安全要素的考量需要一种综合的安全观。

四、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安全的实现路径

首先,树立理性的空间观念是新时代地缘政治安全得以实现的基础。安全是一种认知,一种价值判断,它不仅包含了实在的安全,也包含了心理上的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是以牺牲他国或地区的整体安全为代价的,国家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必须不断的征服空间以获得安全的缓冲地带和保障,是一种扩张性的安全。而新时代地缘安全的实现则要求行为体在进行安全活动的同时,考虑到区域内部整体的安全态势。换言之,新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是将空间范围扩大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将地区的安全态势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地区内部的国家的的安全则是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人体和人体内部的器官之间的关系为例,当某个器官为了追求自身的健康发展,而大量的摄入养分的情况下,其后果可能是危及其他器官的生存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崩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也就没有了个体器官的生存。国家与地区就是这样一种共生系统,在安全相互依赖深度发展的情势下,区域内的国家享有共同的生存空间,任何国家非理性的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过度追求都会导致其他行为体的对抗行为,从而加剧地区整体的安全困境,反而危及该国家自身的安全。这种情势在区域内的大国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巴里·布赞认为大国一般会忽视地区的需要,而小国倾向于强化地区的需要,许多的区域内部的安全问题往往便是由此产生。应当意识到“地区层次对于地区内的国家而言是最至关重要的,对于全球大国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15]因此,国家应当建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区域安全观念,这是安全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

其次,新时代的地缘安全有赖于软性制度的支撑。从历史的角度看,安全的实现方式难以超越均势、霸权和集体安全这三者的范畴。但往往是以上的模式最终导向都是安全困境的加重,因为它们最终都难免采用刚性的权力手段来实现安全利益。例如,无论是军事、霸权和集体安全最终采用的手段往往都是军事上的冲突或威慑。但是国家不同于个人,种种复杂的因素使得国家之间发生碰撞之时的回旋余地较小,刚性的权力最终只会导致国家之间硬性的较量。“如果地区进入了一个结构稳定的进程,地区呈现出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至少是形成了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即使在无政府问题上还没有正式的解决方案,也会出现地区内产生的冲突将得到进一步的遏制、国家间的相互威胁感不断下降、可行的冲突避免的地区社会制度逐渐形成等效应,因此,单个国家的安全、地区内国家的

共同安全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是不可分离的,它们是互动的关系。”^[13] 新时代的地缘安全需要一种软性的区域制度,这种制度得以出现的基础是行为体之间共有的安全利益,其作用是为了将国家的不安全感降低,在有关安全问题方面给予各方以对话的平台,从而将国家单方面追求安全的行为规范至一定范围。

最后,区域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是实现综合安全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安全方面面临着许多新的威胁。如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跨国犯罪以及移民问题和地方分离主义等严重的影响了当代国家的安全态势。“一般来说,‘社会’以两种方式对这些安全威胁做出反应:一是通过共同体自身的活动将其纳入国家的安全议程,并将这些威胁放在政治甚至军事领域来解决。二是通过选择非国家手段处理他们意识到的‘认同威胁’主要是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在现存的政府中占据优势。这样,不管选择哪种方式,都可能会与现存国家或政府发生矛盾甚至武装冲突,引发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进而影响到国家乃至国际安全。”^[16] 因此,全球化时代,单纯的政治、军事安全已经难以涵盖所有的安全范畴,国家必须对社会层面的安全报以高度关注。

由于以上社会问题的跨边界特性,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靠国家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的,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社会层面发挥功能的组织机构的作用,应被重视起来。“在反对全球性生产和金融力量的利益和剥夺中,兴起中的跨国公民社会集团网络已经将更宽范围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联合在和平、安全与发展领域,并超越了国家边界。这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开始确保公民社会组织实质性参与到国际政策决策之中。……这些兴起中的跨国志愿组织正积极地创建替代性的发展道路。”^[17] 由于这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建构往往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如社会正义、人权改善环境等,其存在将会填补国家能力和社会安全之间的真空,将国家和社会成员的安全紧密的联系起来,成为解决许多新生安全问题的良方。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家空间安全的实现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学的安全观也当随之改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人们在考虑地缘安全问题时,应当对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加以关注。一个地区性的甚至全球范围的大空间概念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线。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是超越了冲突性的地缘政治逻辑的安全观念,是在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

参考文献

- [1]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1, 1997, p 13
- [2] Barry Buzan New Pattern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4, ed William O. Renshon, p 207 转引自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434
- [3] 刘中民. 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从马汉的海权论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理理论 [J]. 海洋世界, 2008 (7).
- [4] [英]杰弗里·帕克. 20世纪西方的地理政治思想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19, 121.
- [5] [英]杰弗里·帕克. 地缘政治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46, 13- 28, 152
- [6] 楼耀亮. 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61
- [7] 赵刚. 地缘科技学与国家科技安全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12: 33
- [8] 陆俊元. 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10
- [9] [美]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86, 164
- [10] [美]亨利·基辛格. 国家战略问题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292
- [11] 赵可金.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理论 [J]. 清华大学学报, 2008 (5).
- [12] 苏浩.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4 (4).

- [13] 王学玉. 实现国家安全: 地区安全建设的视角 [J]. 外交评论 2007 (96).
- [14] 张东宁.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 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J]. 东北亚论坛, 2010 (2): 58- 75
- [15] [英] 巴里· 布赞.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6
- [16]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 110- 140
- [17] Peter W. K. in New Myths of the Sou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rivate Power and Freedom, in Peter W. K. in and Caroline Thomas eds [M].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u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57.

[责任编辑 富燕妮 许佳]

New Geopolitics Security Conception in Globalization Era

LU Xue- lian XU Li- heng

Abstract Security is the primary concern of any country. Only based on full understanding of countries' security demands and security conception, n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n be correctly analyzed, interpreted, and understood.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has its own unique security conception, which is the concern of the space security. But in modern time, it has not been suitable owing to all kinds of conflicts from the factors of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change of space property and the expansion of security content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new geopolitics conception should form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nception,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sufficient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terdependence of a larger space. Under the era background of regarding peace and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the new geopolitics conception of security is conducive to achiev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geopolitics; large- scale space conception; region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